

终身成就奖

秦怡：我所做的没有白费

秦怡这两个字，已经变成了中国电影的一枚标志。

传奇而坎坷的人生，风华绝代的容貌，是大众对她的感觉。她曾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中国最美丽女性，曾被施瓦辛格称赞为心目中最伟大的母亲。75 年的从艺生涯中，她饰演过 80 多个角色。如今 93 岁高龄，她首执导筒，开拍了自己编剧的处女作《青海湖畔》。

在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后，秦怡一如既往的低调。“我很高兴能拿这个奖，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获奖。奖项是对我这些付出的肯定。它让我知道，我所做的没有白费。”

回首秦怡的往日今夕，不由想起杜拉斯的那句话：“你年轻的时候很美丽……不过跟那时相比，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之后的容颜。”

最老的新导演

今年，影坛泰斗秦怡成为了一名新导演。

“我真的是喜欢电影，看了那么多部影片，也看了好多的书，到现在为止，我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。”她说，“我是名艺术工作者，我对艺术还一直有所追求。我想写剧本、拍戏；还想学这个、学那个，那就是一种精神支撑，学会了一样东西就高兴极了。所以说，老有一种向往，我说在我身上，未来是充满着希望的。”

有谁知道，优雅素洁的秦怡，在年轻时居然是个“女汉子”。那时候，她最喜欢的运动是爬竹竿、跳平台、单双杠。出演《铁道游击队》时，秦怡根本没什么替身，连跳房顶的戏都由她自己完成。

这种乐观、豁达的性格一直持续至今。在她 93 岁的身体中，跳动的是一颗朝气蓬勃的心。她喜欢看书、看电影，坚持写作；她自己洗衣煮饭，料理家务；她要抽空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访，几乎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的。

由她编剧的电影《青海湖畔》于今年 9 月 13 日在青海开机，影片的编剧灵感来自于她在 16 年前听到的真实故事。该片以修建青藏铁路为背景，聚焦一群为铁路通车攻克冻土层难题的气象专家。为了创作这部作品，93 岁高龄的秦怡专门去海拔 3000 多米的青海湖考察了半个月，走访了不少科学家，了解并研究了很多修铁路的技术细节，比如修建铁路的气象知识，比如观测仪在高原如何工作。她不会打电脑，就花了 1 个半月的时间，手写完成了 3 万字的剧本。更为难得的是，除了是《青海湖畔》的编剧、导演之外，秦怡还是片中主角女工程师梅欣怡老年阶段的扮演者。

如今，《青海湖畔》已经进入后期制作阶段，有望于明年春节上映。秦怡忙得脚不沾地，既要为影片做剪辑，又要为影片配音。说起自己的创作初衷，她告诉记者，如今的电影太商业、太娱乐，“我想尽自己所能扭转这样的局面，给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的东西。我想写一部美的电影，美的人、美的思想、美的感情、美的工作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。”

片中，那个将毕生心血奉献给国家的女工程师梅欣怡，也是秦怡自己 70 多年来奋战在影坛的真实写照。为了剧本，她每天晚上都在桌上点一盏小台灯，奋笔疾书到深夜。每一个角色，她都是自己先演一遍，体会一遍再写下来。“我基本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原本以为动笔很难，可真的写下几行字之后，就越写越顺了。”秦怡说，写剧本的时候，她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影片的经济



■ 秦怡的美，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有着一一种超然的恬淡

成就简介

秦怡是一位 92 岁高龄的电影表演艺术家，在她 7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，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、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。《铁道游击队》中的芳林嫂、《青春之歌》中的林红、《女篮五号》中的林洁，这些人们熟悉亲切的银幕形象，至今仍激励和鼓舞着人们。她精湛的表演艺术，获得了几代人的尊重和爱戴。

2005 年，秦怡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终身成就奖（金凤凰奖），同时获得“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”称号；2008 年，获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；2009 年，获全国妇联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授予的中国十大女杰称号，同年，被授予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。

秦怡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一位伟大的母亲，更是中国影坛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

价值。“我想，写出来有人愿意拍最好，如果没人想拍，也没关系。所有的意见、提醒、批评，我都会虚心接受。我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拍一部好看的、美丽的电影。”

今年 7 月份，秦怡跟着剧组上青海实地拍摄。高原上，她坚持不用替身，每天几乎有 12 个小时都奋斗在片场。剩下的 12 个小时，她需要花掉一半时间往返于住处和片场。艰苦的环境让拍摄也困难重重，有

些地方连站都站不稳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那些高海拔的地方，秦怡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，她说：“就像我天生就可以拍这部戏一样。我觉得在最高的地方看云彩很近，舒服极了。”

最优雅的“龙套”

2008 年，秦怡出演了导演彭小莲的电影《我坚强的小船》，同年，她获得了上海国

际电影节颁发的“终身成就奖”。今年，秦怡导演了处女作《青海湖畔》，她又得到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的“终身成就奖”。“我觉得很巧，正好演完自己特别喜欢的片子，就拿到‘终身成就奖’，我很高兴，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获奖。奖项是对我这些年来付出的肯定，它让我知道，我所做的没有白费。”

对于“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”的头衔，秦怡看得很淡。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电影艺术家来看，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名普通演员，只是从事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，积累了一些经验。”

和如今不少小明星“爱耍大牌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秦怡从不摆架子。她年轻时拍电影《女篮五号》，当时谢晋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，秦怡却已成了大明星，但她和其他演员一起，拍完戏就睡铺。现在，有记者采访她，遇到没空的时候，她会记下记者的电话，等有时间了再打过去；有朋友到家里探望她，她会早早地就站在门口，礼貌等候；在拍摄《青海湖畔》时，剧组成员看她年事已高，格外照顾，秦怡却觉得不好意思，连连道谢。

秦怡热爱写作，她为自己的自传体散文集取名《跑龙套》。她说：“我在很长的艺术实践中感到，哪怕是‘跑龙套’，只要投入了，也会感到身心愉快。其实跑龙套是很重要的，一个戏里头，你总得有主有配，有那么多人，这是大家的集体创作，给你戏再少的也有。”

如今的秦怡还在“跑龙套”，她说：“只要我身体还好，如果遇到这个人物我合适演的话，我还是演的。如果《青海湖畔》反响不错，我希望自己在将来能再写剧本。当然导演可能不做了，太复杂、太累，我毕竟老了，身体上的问题是无法避免的。”

扮演最长的角色

秦怡的美，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有着一一种超然的恬淡。然而这份恬淡背后，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。采访中，秦怡并不避讳谈起自己失败的婚姻，以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金捷。金捷 16 岁时发病，到他 59 岁去世，秦怡照顾了他整整 43 年。

1965 年，金捷（小弟）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其后再由抑郁症转为狂躁症。“小弟其实是个非常善良的孩子。那个时候我拍戏忙，常常一拍就是几个月不回家。小弟总在家里念叨：‘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想妈妈了。’”秦怡告诉记者，此后，她几乎走到哪里都带着儿子。有时候儿子发病，没头没脑地打上来，“我逃不掉，就抱住头蹲下来，说：‘你打妈妈的背，别打脸，脸打坏了整个剧组都得耽误。’”

儿子刚去世后的一个月，秦怡整天以泪洗面，“那段日子吃不想吃，睡不能睡，做什么都会默默地流泪。”当她终于从悲痛里走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想到，儿子虽然走了，但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孩子，“我可以尽力去帮助他们。”

汶川地震，秦怡捐出了 20 万元，这几乎是她一辈子节衣缩食的积蓄。她告诉记者，这些积蓄原本是留给儿子金捷的，“小弟走了，我没什么牵挂了，把它捐出去，希望能帮到灾区那些更需要帮助的孩子。”迄今为止，“母亲”这个角色，耗费了秦怡半辈子的时间和无数的心血，她现在还是时常想念儿子，家里摆满了金捷从小到大的照片。“我感觉，世界上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。那时我想，有一天我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，最后无论怎么艰辛我都在坚持，因为我是他的妈妈。我挺起胸膛，告诉自己我是母亲。”秦怡曾经这么说。 本报记者 张艺